

##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更新

二十一世紀初中國正面臨一個歷史的重要關口：在政治上，海峽兩岸的關係有許多不確定的因素；在經濟上，中國經濟的發展也有樂觀和悲觀的遠景；在社會問題上，家庭的解体、道德的崩潰、秩序的脫軌、貧富的懸殊等等，都將造成極大的挑戰。基本上，目前海內外的中國知識份子都有一個共識，那就是：中國文化需要更新！其原因是：

- 中國正迅速地由農業社會，轉型為工業社會；
- 傳統中國文化的缺失—無法、無天，不能適應現代化的中國；
- 我們需要新文化，來幫助中國承擔崛起後的世界責任。

### I. 文化再造的過程

依據社會學家華勒斯的分析，每一個文化的更新，都會經過一個過程：

- 穩定狀態→
- 文化危機→
- 舊文化解體→
- 文化再造→
- 新穩定狀態

單單在二十世紀，中國就已經經歷過兩次的文化解體過程，只是後續的文化再造，卻未竟其功。

### II. 中國近代的文化危機、文化解體與文化再造

#### 1. 五四運動(1919)

九十年前的五四運動裏的中國知識份子，大多數都選擇全盤西化的路線，因此五四運動又稱為「新文化運動」。在「打倒孔家店」的呼聲中，他們亟於引進西方的各種思想來救國，諸如資本主義、自由主義或馬克思主義。換句話說，無論左右派，在檯面上的都是來自西方的貨色，卻沒有一種能與之競爭的中國傳統思想。另一方面，在熱烈歡迎「德先生」(民主)和「賽先生」(科學)的口號中，西方思想的主要根源之一的「基先生」(基督教)，卻似乎被當時的知識青年棄之如敝履。但是緊接著而來的對日抗戰及國共內戰，使得文化再造的工作，卻一直無法推動。

#### 2. 文化大革命(1966-76)

而後中國在1966-76年走極左路線的文革時期，所高舉的「破四舊」、「批林批孔」等口號，似乎都還在重演五四運動的戲碼，目的卻是想以馬列主義及毛澤東思想來重建中國文化。但是文革的失敗，使得文化再造的工程再度頓挫，並造成「三信危機」與文化真空狀態。所以文革後的中國，反而成為基督教與資本主義發展的溫床。

所以，現在乃是中國文化再造的良機。可是，如果中國文化要更新，新的「素材」從何而得？儒家？道家？或已經傳入中國超過兩千年的佛教？雖然我們不是要拋棄這些傳統的東西，但是恐怕這些都不能提供我們任何新的東西了。反而是從未曾在中國紮根的基督教思想，是唯一的選項。這是海內外學者一致的共識。

### III. 從基督教觀點看「文化更新」

因此，五四運動後九十年，我們還在討論：「中國文化何去何從？」或者從另一個角度來說，此時此刻，我們是否該歡迎「基先生」(基督教)來到中國？如果是，基督教能在中國發揮什麼作用？然而，在嘗試回答這些問題之先，我們也必須先了解，從基督教的觀點來看，何為「文化更新」？

基督教宣教學家希伯(Paul G. Hiebert)反對不加思索地將外來文化全盤移植過來，卻期望對原有文化能產生「轉化」或「更新」的作用。他曾指出，基督教信仰對於人生及文化，能提供一種新的「詮釋」(Hermeneutic)和新的「透視」(Perspective)。耶穌來到世上，不是要直接拯救文化，而是拯救人類。然而同時，祂的確要來「更新」文化、「轉化」文化。縱然如此，我們也深知，沒有一種文化能夠被徹底地被轉化到完美的程度。

因此，從基督教的觀點來看，「文化更新」不是文化的「移植」，也不是將「基督教體系」—無論是西方的民主制度或市場經濟—轉移到某個地方或某些族群中。相反地，「文化更新」是人們在他們生活及工作的環境中，透過對人生的重新界定與整合，所獲致的一種新詮釋。

所以，基督的福音不是提供一套既成的文化、政治、經濟之「新形式」，而是產生一批經過心靈重生的「新人類」。這些「新人類」乃是從內心開始被更新，因此有嶄新的價值觀、人生觀和世界觀。但是經由這些「新人類」，許多新的外在形式(諸如文學、藝術、政治、經濟、科技等)可以源源不斷地被創造出來。換句話說，每個基督徒(包括政治家、企業家、藝術家、科學家、工程師、醫生、傳道人等)，都要以神給他們的智慧能力，在他們自己的崗位上，「服事他們那世代的人」(徒)。這才是基督教對「文化更新」與「文化轉化」的理解。

### IV.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有待磨合的議題

在許多文化溝通與交流的過程中，必然有一些是特別需要磨合之處。在基督教與中國傳統思想之間，可能最需要深入探討的，有下列議題：

- 人性本善？本惡？或有原罪？
- 人可以依靠自力得拯救嗎？或是只能仰賴外力(他力)？
- 人生的目標應該是追求適性逍遙？或企盼由深重罪孽中得拯救？
- 我們的人生觀應該是入世？出世？或避世？
- 儒家之「仁愛」與基督教之「聖愛」有何異同？
- 基督教是怪力亂神之教嗎？
- .....

這都是以後我們要個別討論的一些題目。